

乌海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辑的话

本选辑主要记述了我市开发建设史料的部分回忆片断。五十年代初，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开拓者，他们继承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来到了祖国的北部边疆，为开发建设乌海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史册。她是我们教育下一代的宝贵教材；开发建设乌海的先驱者，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在征集选编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厂、矿领导、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及业余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书在选编中，各位编审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今后，我们将继续征集这方面的史料，热忱希望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

乌海市政协文史办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乌海市化工厂建厂初期的回忆

.....刘学元 口述(1)
雷万谦 整理

从出国谋生到归国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段回忆

.....林樵木(16)

我在海勃湾化工厂生活的片断

.....李应绍(32)

艰苦岁月

——乌达煤矿建局前的创业片断

.....亚力(48)

回忆建局前的乌达煤矿

.....刘维成 口述(59)
徐新和 整理

回忆乌达滩

.....王忠山(66)

让艰苦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

——忆开发乌达矿区解决职工吃水艰难的一场战斗

.....杨子珍(75)

绿色的历程

——乌达矿区林业生产记实

.....徐兴振(83)

乌达矿务局机修厂建厂前后

.....王鹤舫(93)

回忆创建初期的老石旦煤矿

.....史广成(102)

我忘不了那个岁月

.....任庆海 口述(113)
王志斌 整理

创业回忆

.....张玉田 口述(116)
王景真 整理

开拓者的足迹

——记原平沟煤矿“209青年快速掘进队”

难苦创业的事迹

.....王彦华 口述(123)
范海波 整理

回顾建矿初期的创业者

.....苏鸿斌 口述(129)
赵兴复 整理

团结战斗创水平

——记海勃湾矿务局基建一处掘进四队三号井
创自治区纪录的战斗”

.....常胜(134)

记“火药箱小学”

.....陈福荣(144)

煤海艺花第一枝

——京评剧团始末

.....郭俊文(151)

回顾建井三十年

.....常胜(156)

乌海市化工厂建厂初期 的回 忆

刘学元 口述

雷万谦 整理

1951年11月，我由伊盟畜牧场调鄂托克旗碱精公司任经理，从此与天然碱加工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碱精公司概况

碱精公司是乌海市化工厂的前身。它是在1950年由伊盟盟委、鄂旗政府和私人合股创办的化工手工业作坊，总股金十二万元（银元），委托私方代为经营，地址在察汉淖，利用当地的天然碱加工生产碱面和低度烧碱。

开业初期，这个公司规模小，设备不配套，人员素质特别差，43名职工中就有9人吸大烟，技术人员更缺，只有一名在私人碱厂学过一年徒的工人为技术“大拿”，再加上管

理混乱，经营不善，在我到任时，已赔掉7万多元。

咱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来收拾烂摊子，再难也不能后退一步。在调查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我果断宣布碱精公司停产整顿，要求职工戒除吸大烟恶习，全部下湖采碱，为1952年的生产储备原料。

拉 僧 庙 之 行

碱精公司所用的原料，除天然碱为当地资源外，其余如煤、石灰石、焦炭均需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老石旦拉运。而天然碱只是原料总量的三分之一。为就近生产，降低成本，我提议迁厂，但私方代表不赞成。为说服对方，我决定踏勘新厂址，目标是拉僧庙。

1951年12月26日拂晓，我和郭佳喜同志乘本公司拉煤马车冒寒启程，初探拉僧庙。虽隆冬时节，风寒草枯，但沿途还是时时见到羊群、牛群、驼群。中途歇息，在蒙民家中作客，受到热情款待，语言不通，心曲相连，分外感人。中午时分，车到老石旦，我和佳喜便开始了徒步考察，路线是：老石旦

——拉僧庙——渡口。

初到老石旦，心情激动，一下车就和工人们聊了起来，连车上的干粮也忘了拿下来。当时，老石旦是小窑开采，私人办矿，生产条件极落后，采煤工人的生活很苦。告别了老石旦的穷哥们后，我们又到黄河边的石灰矿查看，黄昏时到达拉僧庙。

拉僧庙真是个好地方，巍峨的拉僧山是座石灰岩山，山脚下有四季畅流的矿泉，煤炭资源也丰富，西边紧临黄河渡口。如果在这里办碱厂，不仅资源便利，运输也很通畅，产品出来，可以从石嘴山渡口顺流而下，直达包头。我们虽然步跑了六个多小时，腰酸腿疼，再加上十多个小时水米没打牙，更是饥饿难忍，但寻访到了拉僧庙这样得天独厚的好厂址，顿时精神焕发，劳累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和佳喜高兴得象个孩子，手拉手，笑得抵不住嘴，真想爬上拉僧山顶猛猛地喊上两嗓子。

参观天津碱厂

从拉僧庙回来，我马上赶到鄂旗旗委，向

赵怀斌书记详细汇报了迁厂设想。得到赵怀斌同志支持后，3月初，我又去伊盟盟委，给高增培书记和赵会山秘书长作了汇报。盟公署很快同意了我们的迁厂要求，决定撤销鄂旗碱精公司，成立伊克昭盟制碱公司，委任我为公司副经理，负责公司迁建工作。高增培书记特意嘱咐：“不要盲目搬迁，先出去看一看，学一学，少走弯路。我们国家还穷，要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要办事。搬迁和建厂都是大事，要多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广大职工争取早日出碱，支援国家建设。”

遵照高书记的指示，我和郭佳喜赴天津永利碱厂参观学习。那是1952年5月，我俩到天津后，由于口音作怪，费了好大劲才问清永利碱厂在塘沽。坐火车赶到塘沽，在永利碱厂学习三天，由一个姓王的工程师接待我俩，他从苛化、澄清、蒸发到成品，详详细细给我们讲了几遍。闻所未闻的名词术语、纵横交错的大小管道、奇形怪状的机器设备、隆隆作响的马达轰鸣，闹得我俩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甚也没闹清个甚。王工程师看出了我们的难处，笑着说：“看来永利碱厂太大，机械化程度也

高，暂时不适合你们学习。这里还有几家土法生产的小厂，用的就是你们那儿的天然碱和低度纯碱，要么我领你们去看看。”

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我们马上到三个小碱厂去访问学习。这几个厂规模小，工艺简单，手工操作，很适合我们学习，几天下来，收获不小。回去怎么搞，心里有个谱谱了。有几个青年工人对我们很热情，手把手地教，还把工艺指标等都给写在纸上，并为我们回去怎么搞提出不少具体建议。我们要回去了，大家依依不舍，我代表制碱公司向李富、李丰等几位师傅提出邀请，欢迎他们到内蒙古来。

1954年，李富同志果真领着二十几名天津青年工人来我厂援建，很快成了我们这个塞上碱厂的管理和生产骨干。

迁往拉僧庙

天津一行使我们迁厂心中有了数。经动员，有21名职工愿意迁往拉僧庙。6月初，我们用五辆马车拉着三口铸铁锅、八个旧水箱和一些零星工具及行李，从察汉淖启程，向拉僧庙进发。5天行程，虽然天天吃干粮，喝凉

水，卧沙滩，但大家都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想得到拉僧庙大干一场。

当时的拉僧庙，除座落在半山腰的寺庙里有几十名喇嘛伴着晨钟暮鼓诵经念佛外，周围几十里人烟稀少，水草倒也茂密，黄羊成群，狐狼出没。公司迁来时，只带着一顶蒙古包，人多住不下，大家争着住山洞、水箱，有人干脆用沙蒿搭窝棚避风遮雨。刚到第二天，半夜里大伙睡得正香，牛满园突然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啦！”我赶紧拿着麻油灯进山洞，原来是蝎子钻进他的裤裆里，把那护羞处蜇了一下，吓得大伙直伸舌头。打那以后，大伙睡觉都不脱衣服，袖口裤脚还得扎上，以防虫害。

晚上睡不踏实，白天干活儿却是实打实。我们把工人分成几个小组，开展保质保量夺红旗竞赛。小伙子们你争我赶，进度天天长，记录日日新。小青年吴长命在石料组干活儿，两手打满血泡，组长让他回去休息，他怕丢了红旗，咬牙坚持。我命令他回去，但只歇了一天又跑了上来。这样的事，工地上到处都是。那时，干部们不愁没人干活，担心的是工人不肯休息，为此我们还专门开会商讨办法。

大干一个月，砌起石窑洞十二间，食宿问题基本解决。紧接着，我们土法上马，用土坯垒起三个烟囱，用苇席搭起厂房，把三口大锅、八个水箱安放进去，就依照天津学来的工艺开始了试生产。9月16日，第一锅烧碱终于烧成，工人们高兴得喊的喊，跳的跳，有人泪花满面。

说起来，那时的碱厂虽然称作制碱公司，可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了，连个钟表都没有，上下班只能看日头。晴天好说，换班看阳婆。阴雨天就没有准点了，两班商量着来。起初，上夜班点麻油灯照明，光线昏暗又容易被风吹灭，厂里咬了咬牙，挤出点钱换成了煤油马灯。二十几个青年工人全是文盲，碱制出来了，化学原理却一窍不通，常常闹笑话。那个被蝎子蜇了的牛满园，干活实受，手被碱水腐蚀得到处裂口子，一用力满手血，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天晚上，他戴着我的猫皮手套捞碱渣，干着干着，手套被碱腐蚀掉半截，他吃惊地喊：“快来看，锹把吃手套了！”打那以后，我们省出钱，逐步给工人配备劳保用品，确保安全生产。

就这么苦打苦闹，到1952年底，伊盟制碱公司的职工增加到47名，生产烧碱50吨，工业总产值为一万七千元。

建立党支部

现在的海南区，在1952年时只有三名党员，一个是老石旦煤矿的康岳，一个是设在渡口的天然碱运销处骆驼队的云开雷，另一个是我。根据旗委决定，那年由我们三人组成党的联合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展了这个地区的党务工作。

当时，我们三人都是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各项工作又刚刚开始，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支部建立后，我们定了一条死规矩，每月上旬、中旬、下旬，分别在老石旦、拉僧庙、渡口过一次组织生活会。大多数生活会吸收各单位的进步青年参加，我们三名党员轮流讲党课。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1954年各单位分别成立党支部为止。

有了党支部，做起工作来就有了主心骨，遇到问题可以共同协商解决，有了困难能互相

帮助克服，有了成绩也共同分享。因此，各单位的工作都开展得很活跃。我们制碱公司在支部的领导下，还组织了十几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每周学习一次。工人们绝大部分是文盲，我们就结合讲党课开展扫盲工作，既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又普及了文化，从而促使了开展学技术的热潮。我们还在职工中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活动，教育大家克服雇佣观念，树立当家做主人的思想。在党支部的引导下，公司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分子，如杨侯红、杨寿富、吴长命、康立栋等，就深得群众信任，相继入党。

党支部还把关心群众生活，活跃文化生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如制碱公司，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多半是光棍汉，思家心切，有的不安心工作。为了丰富职工的工余生活，我们挤钱买了象棋、扑克、篮球和一些书刊，引导大家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同时，还将应过家的职工的家属全部搬来，动员她们当红娘，搭鹊桥，要求每户至少介绍成一对儿。这样一干，1952年冬，牛满园、吴长命等四名工人就成了家，到1954年，大龄青年全部喜结良

缘。党支部的工作也更深入人心了，党员和工人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干部参加劳动

“制碱厂的干部有两套，清火烧心挖烟道。”这是工人们编出的一句顺口溜，活画出制碱厂干部吃苦耐劳的本色。挖烟道和清火烧心是两件苦差事，前者大家都熟悉，其中滋味不难想象，后者一般人就怕生了。火烧心是土法生产烧碱的专用设备，整天在火上烤着，一个季度得清理一次。它是制碱生产中最苦的经营，因此干部们就包下了。清理时，人钻入火烧心，象进了蒸笼，弯着腰，蹶着腓，脚烫得直倒腾，有劲儿使不出，只能用锹一点一点地啃，七十多度的高温下，再强壮的人也只能坚持两三分钟。清一次三个多小时，全靠干部们轮流着干。

干部参加劳动，在当时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好像天天要吃饭喝水那么自然。制碱公司只有六名干部，在管理上他们是领头人，一到工地又是最普通的工人，大家干什么活儿，干部就干什么活儿。无论是在车间、宿

舍、食堂，外来人绝对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干部。每天鸡叫头遍，干部就准时起床了，第一件事就是下山把石灰抬到苛化，把煤送到炉旁，然后才洗脸刷牙，分头去办份内的事。大家这样忙，主要是想让工人们多休息一会儿，为新的一年做好生产准备，不要窝了工。

1952年9月初的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正和工人们用大柳条筐抬煤倒炉灰，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问：“刘学元同志在吗？”猛抬头，一阵惊喜：“老赵，赵书记！”我双手把赵怀斌同志紧紧抱住，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赵书记关切地打量着我：

“你辛苦了，瘦多了！今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工作再忙，也要讲点仪表，你看，衣服脏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说真话，不是咱不想讲卫生，实在是忙得顾不过来。

赵书记一一查看了我们的车间、宿舍、食堂，和在场的工人一个个握了手，不断地说：

“大家干得不错，辛苦了。”几个岁数大点的工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动情地念叨：“县官和咱苦力握手，经理和咱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哪！”

干部参加劳动，不计报酬地带头干，影响着厂里的风气，无论是职工还是家属，义务劳动成了家常便饭。这项传统从制碱公司到后来的化工厂，传得十分久远。屈指数来，拉僧庙至老石旦简易公路的平整和加宽，化工厂八百多平米职工俱乐部和两千多平米土坯宿舍的建成，起初二百多亩菜地的开垦和后来雀儿沟农场的开发，以及班后每天半小时的义务献工劳动，哪一项建设，哪一次活动中都有干部、职工、家属们洒下无私奉献的汗水。

当年受益的大扩建

1954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伊盟公署决定扩建制碱公司，使年生产能力达到3000吨，是原生产能力的10倍多。为此，公司经理云麟同志从包头赶来拉僧庙坐阵指挥。

我们走的是边生产边扩建的路子。经初步探察，拉僧庙周围的几座大山，都是石灰岩结构，而且碳酸钙含量高，单烧碱生产的优质原料；拉僧庙矿泉水每分钟涌水量达9吨多，水资源也不成问题；拉僧庙周围煤炭储量丰富，